



专栏题：叶山品鉴

## 東大14号馆

张天新

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、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硕士、东京大学都市工学博士，研究领域为城市设计、风景规划、遗产保护。

2012年的東京，和十年前相比，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。

道路宽宽窄窄、弯弯曲曲、忽东忽西、时高时低。穿西服打领带的人们每天就在这迷宫一般的城市里，拐来拐去地出门挤车上班。下了班回到家又怎么样呢？能有个鸽子间就不错，也要左拐右拐才能进去，碰到左邻右舍还免不了要点头哈腰。直到进了门，脱下西服领带，拘谨的身形才总算能放开一点。那时候，若能把刚放直的身体再蜷缩起来，钻进不大的浴缸里泡个热水澡就算是最大的享受了。

整个東京就是一幢结构繁杂的大楼，每个人都要屏声静气地在其中挤占一个小小的空间，构成了无数匿名的木头或水泥盒子的群集。相互间不是在一层或几层静止的平面上，而是在多层不规则的、说不定什么时候来了地震海啸还要摇几摇晃几晃的折面上。住在東京，就像一只虫子钻进复杂的巢穴里。一望无际的巢穴，无论是在下町的穷人区还是山手的富人区都面无表情地伸展着，只不过一些巢穴显得寒酸，另一些略显阔绰，多些大树草坪或池塘。有人把中国城中村里的生活叫做蚁居，東京整体上也莫过于此。

1998到2002年的四年间，一个今天住在北京的巢穴里的家伙，当时正住在東京的巢穴里。为了行文方便，在这里暂且叫他“东北大伙”。显然这不是他的本名，这个名字最初的来源是“东北大汉”，可是他的身高和体型实在很难和“大汉”沾边。另一个来源是“东北小伙”，可他的年龄和长相实在对不起这个称谓。说“东北”倒是情有可原，一来是他兼有了東京和北京的经历，二来他的老家就是咱们的大东北；说“大伙”，是他混在人堆里没人能注意到，一个长相太“大伙”的家伙。还有一层意思是说他的感觉和一般的留学生没啥区别，说他就是在说大伙。

说起他的巢穴，那是指住的地方，他学习读书的地方则更像个鸽子间。巢穴和鸽子间的共同特点是都很小，只不过巢穴显得更低矮阴沉，鸽子间则多一些阳光，可能是在一个老旧房屋的阁楼上，不管无人问津的陈年旧物上堆积了多少灰尘，也还有一点能观云沐风浴雨的浪漫。巢穴和鸽子间，构成了东北大伙对東京感觉和记忆的主体。这样的感觉，不仅是指東京这个城市和他活动的空间，也包括那时的心境。受学习和毕业的压力影响，心理的感觉也和空间一体化了，弯弯曲曲、挤挤岔岔的，很长时间都难以有一种打开、放飞的感觉。写论文，其实就是头脑陷在一种思路的泥潭里发酵的过程。一些被咀嚼了千百次的概念，经过千百次的思维之脚的踩踏，变成生长了千百种微生物的泥泞的沼泽，以至于好几年时间都拔不出来。

那时候東京的很多地方和2012年的今天并无二致。从丸之内线地铁的本郷三丁目车站出来，经过热热闹闹的小书店咖啡屋杂货铺，

往北跨过一个路口，很快气氛就会安静下来。马路右边出现了一溜围墙，下边是红砖，上面是生铁栏杆，每隔三五米一个墙墩，每个墙墩上戴着一个水泥的日本式帽檐，栏杆里透出绿色的树木和红砖的西洋式建筑。沿着墙走出100米开外，有一个凹进、断开的地方，一个红色的木结构大门煞有介事地昂首而立。这就是著名的“赤门”，東京大学的标志物，带着当年大名庄园的派头。门房是红漆木结构，两旁的围墙则变成了白色粉底，镶嵌着灰色斜格花纹，让人想起四国小岛上的日本民居。再往前200米左右，是混凝土立柱配生铁雕花的西洋风格的正门。右转进去，透过一排高大而浓密的银杏树林荫道，能看到正对着的大讲堂坐落在200米开外，尖弧形的入口笼罩着浓重的阴影，仿佛要把林荫道的所有阴凉都纳入怀中。左转，是一组工学部的建筑群。左手边刚经过一个欧洲学者的雕像，右前方就出现了一个欧洲式的花园。视线从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花草草上跨过去，会被一幢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挡住。那是建筑系所在的工学部1号馆，很多建筑专业的学生向往的地方，曾经有丹下健三、安藤忠雄等几代大师在那里出入。建筑系馆的西边，紧挨着的是一幢十几层的方盒子高楼，在周边三四层楼为主的建筑衬托下显得格外高挑，细心的人会注意到顶上有一个向外伸出的小挑沿。那是工学部14号馆。

在東大，14号馆除了最高，没有其他什么特色。现代风格的方盒子，灰红色外墙，高高的、直直的，悄无声息地矗立在校园沿街的西北角，很不起眼，也与整个校园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格格不入。之所以说到它，是因为它构成了东北大伙在東京学习和研究的鸽子间，每天必须七拐八折地走进它。不仅在空间上，也在思想里，以及后来的回忆中，都不自觉地反复走进它，以至于它构成了他思维漩涡的旋转核心：绕来绕去，最终免不了要绕回到它，在那里重新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，再绕开来散出去，任思绪弥散开来，最终被大气稀释得无影无踪。

方盒子的底层沿街部位有个低矮的檐廊，走进来，就会暂时忘掉这座楼的高直与厚重。左手边的墙面从实墙慢慢变成了半透明的弧形玻璃，预示着入口的到来。不锈钢铝合金的入口大门，显示出拘于欧式古典的反叛性。玻璃中透射着里面的光线，也反射着对面建筑馆红砖墙的光影，似乎昭示着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对立与包容。进门，左边是教室、大厅，右边是大厅、教室。两旁的空间错落自由连接，如日式庭园中可以信步静听雨打芭蕉的踏石。中央部位的右前方是电梯，上到9层，出来先向左再向右，从明亮的电梯间进入一段晦暗的走廊，先经过大西研究室，接着就到了西村幸夫研究室，也叫城市设计研究室。左边第一间是副教授的办公室，1997到2009年间北沢猛先



图1 东大赤门——历史延续的象征（傅舒兰摄）



图2 东大正门——近代化的象征（傅舒兰摄）



图3 14号馆——现代化的象征（傅舒兰摄）

生在此办公。第二间是教授的办公室，西村幸夫先生在此办公。右边一间大一点的，是助手和研究生们所在的研究室，兼做会议室，里面有个大桌子，供例会或是平时做项目时集中讨论。

另外还有一间研究生的教室，在楼上的10层，显得相对闲散一些。有个老沙发用了若干年还在坚守岗位，供熬夜的学生困了打盹。从走廊可以出到一个100多平米的露台上，边上是放宽到接近2米的扶手平台，可以放心地坐在上面靠里的一侧，不用怕掉下去。这就是从地面往上看到的那个伸出屋顶的小挑沿。

在1998到2002年的四年间，东北大伙就在这间10层的研究室里，时而懒散时而勤奋地做着连导师都不看好的研究。特别是2002年3月毕业前熬夜加班的半年里，这个露台和挑沿成了他最喜欢去的地方。累了困了，就去那里休息放风，或看风景，或踢两脚球，或聊闲天。经常会碰到一个也来散心的哥们，是同样面临毕业压力的日本朋友，叫山村，隔壁大西研究室的博士生。听名字挺土，还是个山村，连城市都算不上。其实日本人的名字都是田哪山呀谷的，都还没走出村子。不过山村的中文话却说得相当不错，而且很熟悉中国的人情世故。博士论文写丽江的事情，和东北大伙正好相反，是中国人却非要写日本的、东京的事情。这点上俩人很像，都把离自己日常生活更远的东西看得更神秘和有趣，也甘愿冒险写它一回，这让他们找到了彼此的契合点。由于天分都不算很高，论文迟迟不能一蹴而就，就只能骂自己蠢笨。两人隔三差五地凑在一起，各自骂着自己怎么就是不开窍，让对方听着心里很受用，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和自己一样蠢笨的家伙，郁郁不得志的心结会打开一些。有时候露台上的对话还不尽兴，就找个小酒馆继续对酒浇愁，让一切烦愁都融化在清酒的波光里灌进愁肠顺流漂走。

这么看来，踢球、望远、喝酒，其实和发牢骚、甚至写论文都有同样的作用和理由，就是要把一件事情集中在体内或心里，纠结很久、达到足够的张力后，找个机会发射到另一个承接物上，获得一个回应，从而体验到身体或心理上的放松和愉悦。比如踢球，踢得越

狠，撞墙声就越大、弹回的力度也越大，反复踢出、反复弹回，落在脚下的圆圆的皮球，就像一只听话的小狗。这种人与球之间的互动，已经从无生命的机械运动变成了有生命的情景应答，就如山谷的回声，让人获得一种有所呼应的快慰，从而摆脱孤寂的困扰。类似地，望远，是把视线从计算机屏幕或书本中解放出来、撇撇出去，让它落在房子、树梢、山峦、云彩、或者一无所有的蓝色天空上，从而让眼睛获得短暂的解放，让视网膜获得一个新鲜的影像。喝酒，是把酒灌进肚子，听到喉咙间如瀑布坠潭般的咕隆响声，神志也如被抛进深潭摔得昏昏不清，思绪就能在不经意间从被禁锢得太久的头脑中逸出，抛开所有现实的羁绊。发牢骚，是把对自己或别人的怨气说给一个谈话的对手，并从对方的眼睛或话语里获得理解的回应。写论文，是把头脑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变戏法般撑成个看似很有道理的东西，写出来扔到审查会上让评委拍砖，再扔到世界上供大众评判。不管是好评还是恶评，都算是获得了回应，至少可以确认自己的存在。这些，不就是人每天苟且活着的理由么？人生所有的活动，不都能看作一种抛撒自己释放能量并获得回声的仪式么？

对东北大伙来说，东大14号馆虽然看似平常，却演绎了他在那个孤独的人生阶段所渴求的多种回声仪式，用露台和挑沿等经过设计或完全随意设置的各类装置。其实，并不是环境本身主动地回应了他，而是他对空间的使用过程，构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得到的回声。露台、挑沿和墙，都在他的意志灌注中变成了能够与他对话、听他倾诉的鲜活的生命。而若换了另外一个人来，就依然不过是不痛不痒的沉默的物体而已。

由于十四号馆很高，在这个露台上除了踢球、发牢骚以外，还可以把视线放得很远。这对东北大伙来说很重要，因为在他的老家大东北，大地是一望无际的，目光是不被约束的。这样的观望对于无休止地蔓延的东京来说着实难得，尤其是在本乡这样一个接近城市中心的地带。东北大伙很幸运，这样的眺望居然唾手可得。虽然没有人能够注意到这里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，除了从地面上看到的那个微不足道

古人云：“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”；又道：“一叶知秋”。  
叶，或为妨碍知性的壁垒，或为以小观大之途径。  
叶未必小，山未必大；叶未必浅，秋未必深。  
叶缀山，山环城，城颐人，人养心，心如叶。  
赏“叶”，观“山”，“品”居，“鉴”城。  
是曰：“叶山品鉴”。



图4 10层露台——个人化的空间（傅舒兰摄）



图5 从14号馆外眺——等待解读的城市景观（傅舒兰摄）

的挑沿。但是也正因此如此，它构成了东北大伙在那个巢穴般的城市能够幸存下来的一个秘密，让东北大伙对它默默地心存感激。他相信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秘密，它在别人看来一文不名，对他自己却如救命稻草。

从露台上看出去，东京像是个睡着了的庞然大物，屏声静气地匍匐在14号馆的脚下，也就是东北大伙的脚下。庞大的躯体一直延伸到天边。整个东京的意志力，都在这安静地匍匐着的体型里蕴含着。只有红砖的大讲堂昂首而立，从绿树丛中露出个脑袋尖来，似乎预示着这个庞然大物会在某一个时刻再一次突然醒来。

当然，还有很多视线，带着希望与期冀发出去，却注定不能得到回应，而是钻入了一些不仅能令视线迷失、也会让思绪迷失的空穴。那些空穴，构成了东北大伙的回声世界中的空白，让他坐在那个挑沿上，心里感到惴惴不安，迫使他通过行为的外溢过程去填补这些空白，就像河流的外溢构成了瀑布。瀑布的形成，不就是河床出现空缺和断裂而造成的么？有的时候，人也必须像瀑布一样，漫溢而下，扑向那些空灵的深渊，用粉碎碎骨来实现瞬间的美丽，并通过这种美丽达到永恒。好在东北大伙那一段熬夜的日子中虽然经常恍恍惚惚，却还没有糊涂到要从那个挑沿飞身而下的地步，否则就没有今天的这些文字了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会看到东北大伙从他的鸽子间摇摇晃晃地走出来，跌跌撞撞地到底层，无声无息地溜出14号馆，忽忽悠悠地消失在绿树丛中。其实，他是寻找那些迷失了的空间，用它们填充自己思维或心情的洞穴。

从14号馆的露台上看出去，的确存在着很多的视觉空缺。比如，从这里望不到三四郎池，虽然相距不过三四百米。那是个类似北大未名湖的地方，一汪精致的湖水像是刚刚出生的婴儿，静静地躺在密林的怀抱里睡觉。没有未名湖那么气派，却和日本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，三四郎是夏目漱石小说中的人物。北大的未名湖也和著名作家冰心有关系，据说是冰心给它起的名。两个大学校园里都有个湖，且都和一个作家联系在一起，这似乎是个偶然，却也暗

藏着一种必然。为什么大学要有湖？没有湖还能不能成为一塔湖图从而美到一塌糊涂？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还是留待下次碰到老朋友山村了，酒过三巡时再聊这个话题。

从露台上也看不到东北大伙常去吃饭的那家地下食堂。它就在正门和大讲堂之间的主轴线上，里面有他最爱吃的烤青鱼，滑而不腻的肉质，成了多年后让他怀念日本的理由之一。看不到每天必去游泳的地下体育馆，看不到总在那里打盹的图书馆，更别提去打工的公司、骑自行车作调查的河边，还有晚上累了困了回家睡觉的那个名副其实的巢穴。东京的繁华或辛酸，大都被从他的视野里剔除掉了，掩藏在周边的浓浓绿荫里，淹没在长相雷同的方盒子建筑的海洋里。

不管看得到的、看不到的，有回声的、没有回声的，喧嚣的、宁静的，在14号馆的露台上，东北大伙度过了他还可以称得上年轻阶段的最后几年。在那里，他留过披肩的长发，蓄过浓重的胡须。那一切，都化作从14号馆看到的蓝色天空。从那时到现在，整整十个年头过去了。东北大伙已经变成了个彻头彻尾的中年小老头，而他所仰慕敬重的西村幸夫教授，当年是那么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，今年竟然也要迎来六十大寿了。这一切，就是生命的喧嚣所要得到的回声吗？就是青春终将毕业所要举行的庆典吗？回头看看自己的青春，就这样随着14号馆墙面上的雨痕、露台上的风声和天空上的云迹，轻轻慢慢地飘走了。留下一串云彩，作为可以观望却无法追踪的足迹。好在这一切，都是他亲眼看着飘走的。一丝一缕，都在青丝白发间留下了痕迹。每一丝白发，都因此而显得弥足珍贵。📌

（注：今年是本人从东京大学毕业十周年，也正值恩师西村幸夫教授六十寿辰，特以此文表达对导师的诚挚祝福，并对当年研究室师生的深厚情谊表示真心的怀念。）

责任编辑：崔健